

我们从拒绝借鉴,我们呼唤从形式到内容、题材和思想等方面全方位的原创。

寄居李白的诗上

□李新勇

秋雨来了,郁达夫“在破壁腰中,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(朝荣)的蓝朵,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”的北京秋天来了,老舍“在秋天,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。天上微微有些白云,水上微微有些波皱”的济南秋天来了,里尔克“准此时没有房子,就不必建造/准此时孤独,就永远孤独/就醒来,读书,写长长的信/在林荫路上不停地/徘徊,落叶纷飞”的秋天来了,胡兰成“不是出门人的伤情,而是闺中人的愁念,想着他此刻在路上,长亭短亭,渐去渐远渐无信”的秋天也来了。依靠强大的数据库,拼凑几十行小诗、几千字的散文、比较简单的记叙文,是须臾之间的事情。但其中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前人写过的,或者跟前人已经存在的文字有着非常高的相似度,于是,不是抄袭,就是洗稿。

AI的聪明,在于能在一瞬间将数据库中所有牵涉到“浪漫秋天”的文字调出,按照编程工程师预设的开头结尾,起承转合的要求呈现出来;AI的愚钝在于所有的内容都没有逃出数据库。这种依靠数据库写作的方式,目前还看不出一丝一毫创新气息。

在随便哪一个行业、哪一个人人都强调个性化的当下,静思近三十年的文坛,好像没有出现什么新流派、什么新口号。这一方面有客观原因,太过于离经叛道的东西,不但不能获奖、不能出版,连发表面世都难。时代滚滚向前,世界瞬息万变,人生天地间,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吃饭穿衣,日有所业、夜有所栖。如果写下一堆文字,全都砸在自己手上,始作俑者不管对文学有多狂热,都坚持不了多少时间。

另一方面是主观原因,因写作者看不懂现实、看不到未来、看不透现象、悟不出本质,而使自己的创作陷入同质化困境,人家写什么受欢迎、能获奖、能出版、能变

现,就一哄而起、一哄而上。

有一段时间,从杂志到选刊、从文选到作家专著,弥漫着强烈的以“失败”作为书写主题的作品,男性是失败的、女性是失败的、婚姻是失败的、家庭是失败的、事业是失败的,所有一切都是失败的;南方的作家在写这个,北方的作家也在写这个,城市作家在写,中西部边远地区的作家也在写。通过“失败”是否写出了什么深刻的思考?没有,似乎就是为失败而失败。还有段时间流行“逆袭”,皇帝逆袭、宫女逆袭、穷小子逆袭、灰姑娘逆袭……所有类型的逆袭人物都出现了。只要“逆袭”,文字就可以卖钱,小说就可能被拍摄成影视剧。这是个有流行而没有流派的时代,这是个有应声而没有口号的时代,这是个有贴身跟随而缺乏挺身独创的时代。

第一个写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人是天才,第一个写“故园黄叶满青苔,梦后城头晓角哀”的人也是天才,第一个写“东风吹雨过青山,却望千门草色闲”的也是天才。但从第二个开始,不管你是故意追随,还是不经意“撞脸”,只要从形式和意境上基本相同,都算不得天才。

有人问,苏轼《送春》中“梦里青春可得追,欲将诗句绊余晖”化用杜甫《曲江》中的“何用浮名绊此身”,算不算跟风?显然不算。杜甫所表达的是人生苦短,没必要为浮名所累;而苏轼则反其意而用之,表达自己欲以诗句来挽留住夕阳的光辉。改动虽然不大,意思大相径庭。

哪怕向前走半步,于文学来说,都是有意义和价值的。就怕原地踏步、抄袭模仿。“寄居李白的诗上”是个比喻。我们从拒绝借鉴,我们呼唤从形式到内容、题材和思想等方面全方位的原创,在批判的视野下继承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、在创新的肩膀上超越。

兼得斋夜话

有效的审美鉴赏首先须以鉴赏者是该行的内行为基础。

内行的鉴赏

□杨涛

生活在大千世界,随时随地需要调动审美鉴赏。如果只求能够说几句,那不是难事;如果要言简意赅、说得到位,道人所不能道,那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俗话说“隔行如隔山”。大抵“半吊子”、外行得出的鉴赏结论,其合理、准确的程度或多或少要打些折扣,有的则搔不到痒处,甚至还有完全是胡说八道然振振有词者。听之不但无益,反而有害。反之,内行的鉴赏,三言两语即可中的,不乏洞见,给人带来启示和喜悦。因此,有效的审美鉴赏首先须以鉴赏者是该行的内行为基础。

严肃的科学研究也有风格和审美,这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事,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却能娓娓道来。他认为理论物理中有三美:现象美、描述美、架构美,堪称“造物者的诗篇”。这种高境界的专业审美感受与理论概括,只会发生在像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身上。

著名红学家俞平伯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,他曾对《红楼梦》中的晴雯与袭人这两个人物作过鉴赏比较,洞悉幽微,颇多创见。他指出:晴(雯)虽为黛(玉)影,却非黛(玉)副,她俩虽是一个类型的人,而晴非黛之党羽;袭(人)为(宝)钗副,却非钗影,因为她俩之间绝无像芙蓉沫、芙蓉花这样纠缠不清的情形。他说:写晴雯之死是惨绝之笔,晴雯与宝玉换袄,希望自己死后独自躺着也能如在怡红院里一般。死人的愿望总会让她实现的吧,谁料王夫人竟下令把她送到外头焚化,让她到底不能如愿。我们都知道《红楼梦》写得好,经他一讲,竟有如此之好!诸般明白也只有俞平伯这样的大内行才看得明白说得清。

郑板桥是“扬州八怪”之一,画竹大师。他有一则《题画》说道:“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。因而磨墨展纸,落笔倏作变相,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。总之,意在笔先者,定则也;趣在法外者,机机也。”讲的虽是画竹的体会,也可当作鉴赏的三个阶段,层层递进,最终进入化境。这化境,是竹、画、自然(人)三者合一,天趣横生,是无意于佳而佳。既是画,也是审美鉴赏的最高境界。试想:这样的体验(观念),非如画竹圣手郑板桥者,还有谁能说得出来?

我不相信素无实践或实践尚未入门者,于该事物之审美鉴赏会有多么有价值的会心与发现。我也不相信该事物所知甚少者能通过由此及彼,展开类推、联想式的审美鉴赏获得精准深妙、脉络清晰的领悟。我只相信:唯有于该事物有真切、深刻实践的内行去做鉴赏者,才有可能烛照该事物之幽奥,与之共舞并有所发明。

不惟鉴赏,世事莫不如此!

广袤的平原,历史底蕴深厚,所以《白鹿原》大气雄浑;贾平凹生在物产丰富、介于关中平原与秦巴山地之间的商州,复杂的地域文化,给予他更为丰富的文学滋养,因此他的文字如春花绽放般,表现得恣肆汪洋、淋漓尽致。如果他们仨都以一个腔调来表现对这个世界的看法,留下一个作家的作品就够了。细读贾平凹先生作品,不难发现,其十余部长篇,重复自己的很少,连语言风格都有所变化。变化与创新,让这些作品拥有各自的生命。而台湾一位同样著述等身的言情小说阿姨,著述固然等身,每一部小说都拍成电视剧或电影,曾骗取多少少男少女的眼泪,也陪伴他们寂寥恍惚的青春,但这本跟那本一样,此书跟彼书大同,拥有独立生命的没有几本。

今天,翻开杂志报纸,不管诗歌还是散文,一写月亮,我们就常常能看见李白、顾况、卢纶远游的背影;一写秋天,我们就可能体会到李商隐、李清照、马致远隔世的体温。他们说这叫用典。用典好不好?用典好,不用典怎么知道作者读过几本书呢!典用得太多,就近似于抄袭。把所有的“典”当水分挤掉,恐怕剩下几个句子。近年,类似的事情,在音乐、美术、书法、摄影、影视……诸界俯拾皆是,连一些大型活动的主题曲,都长得跟国外传唱多年的音乐像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,直逼“要钱不要脸”的境界。

AI(人工智能)介入文学创作之后,“撞脸”事件频频发生。怪只怪AI开发者只给了AI软件吸纳天下现有能找到的文字、音乐、美术等艺术作品的能,却尚未让他们具有将现有文艺素材消化、创新构造的能力,只要在主题中放上“浪漫秋天”几个字,张爱玲“桔红色的房屋,像披着鲜艳袈裟的老僧,垂头合目,受着雨底洗礼”



水中烟 (AI绘画)

“不偷、不装、不吹”,是一种清醒而深刻的为官哲学。做到“三不”,以实心行实政,才能把事情办好,才能为官一任、造福一方。

弘扬“三不”作风

□凌云

业,而是贪大求洋、急于求成,盲目上不该为、不能为项目;有的违背新发展理念,不顾生态环境实际,搞高耗能、高污染、高排放项目……为了个人功绩、升迁“应景造势”,不仅浪费资源,给地方留下沉重包袱,更会污染一方政治生态。这种干工作为出名图利的不良风气,严重违背了“求真务实,狠抓落实”的指导思想,必须彻底予以摒弃。

要做到“三不”,必须老老实实做人。毛泽东同志讲的“实报实销,老老实实”,就是说话要有一说一、有二说二,就是是好、坏就是坏,优点就是优点、缺点就是缺点,成绩就是成绩、问题就是问题,不夸大、不缩小;办事要丁是丁、卯是卯,完全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,按原则规定办。不躲避困难,不避难就易,不考虑个人得失。以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,观察问题、分析矛盾,从中找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,作为行动的向导。

《广雅》讲:“实,诚也。”明代吕坤《呻吟语》讲:“实言实行实心,无不孚人之理。”说实在话、办实在事、做实在人,就没有不被人信服的道理。“一个屁三个谎,工作做假,数字造假、台账作假,靠包装和粉饰得到的虚名和嘘头,群众一定不会买账。只有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抓落实、干实事上,不慕虚荣、不务虚功、不图虚名,才

能做出不平凡的业绩,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。

要做到“三不”,还要以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精神境界和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历史担当,以实心行实政。

“四有书记”谷文昌扎根东山岛,率领群众战胜风沙、根治旱涝,将不毛之地变成郁郁葱葱的生态旅游岛,让人民过上了好日子。人民的“樵夫”廖俊波为改变政和县工业落后的状况,提出建设工业园区,当时不少干部顾虑重重,他鼓励大家说:“这是背石上山,再难我们也要干。”河南林县(今林州市)党员干部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建成并守护红旗渠,彻底改变了林县缺水的历史……他们不走捷径、不堆盆景,把人民利益和历史责任置于个人的荣辱升迁之上,甘做打基础、增后劲、作铺垫、利长远的工作。他们创造的不凡业绩之所以被人们深深铭记,就在于他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,干事业、谋发展都是为了造福人民。这样的赫赫名声,不是自封自诩,而是“实”字打底,不彰自显。

“大人不华,君子务实。”“不受虚言,不听浮术,不采华名,不兴伪事。”做到“三不”,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也是今天的从政者应当坚守的官德。当官处事,但务著实,没有捷径可走,惟有以实干为基,拿实绩说话。

坐看苍台



林妹妹笑着说道:“这一放虽有趣,只是不忍。”

不忍放走风筝

□江徐

二月初,龙抬头,抬头望见好春光。闲来去公园走走,遇见一对母子在放风筝。彩色斑斓的风筝,画的恰是一条金龙。兴许是正午时分,平日运动的人、遛狗的人、带娃的人都没有出洞,唯有这对母子在草色苍苍的空地上放风筝。妈妈掌握线盘,儿子擎着风筝跑来奔跑。在我这个旁观者眼里,小男孩虽然热情满满、劲头很足,可是不要要领,又没有风,估计很难放成功。结果,转眼之间,风筝说放上去就放上去了。地上的人,仰面嬉笑望着半空的风筝;风筝上蜿蜒腾越的龙,目光炯炯地俯视地上的人。

趁母子俩走来花坛边休息,我上前告知,刚才抓拍了两张照片,要的话可以发过去,这也是一份美好的回忆。妈妈问儿子要不要,儿子连说不要。又说起回去写作文,我说,这下写作文有题材了。母亲笑道,就是为了写作文才来放风筝的。听闻此言,晒然一笑。应该有不少孩子、不少妈妈都是这样的吧——为了完成一篇作文而出来放风筝。再往深处一想,又有多少人对于生活,不是这样一种态度?

记得是前年春天,我和佳丽约了吃饭,饭后去附近公园边走边聊。其实也没多少话题可聊了,彼此淡淡的,都没有刻意的敷衍。我俩是小学同学,算起来已有十多年没有碰见,不成想十多年又生活在了同一个小城。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小城,碰面却是不易。一而再再而三地约了好几次,大半年后总算赴约,这也是彼此性格使然。二月初,龙抬头——佳丽提醒了这么一句,我才恍然想起今夕何夕。又暗自心想,所谓龙抬头,今天和昨天又存在多大分别呢?倒是眼前的春色让我忆起《牡丹亭》的一句唱词——不到园林,怎知春色如许。已经许久不来紫薇公园,河边那排结香又一次开花,香得没魂。玉兰花苞一粒粒,像是谁在上面挂了一树水滴。先开花后长叶的紫荆还不见动静。忽见一只风筝静静挂在桉树枝头,想来被遗弃没有多时,还未历经经风沐雨的日子,所以鲜亮依旧。

这只断线的风筝,让我回想起一段旧时光。在我上过学的海门师范的操场西南角,有一棵杨树,高大、茂盛,站在那里像是撑开一把超大的绿色遮阳伞。某一天,一只风筝挂在了上面。从那时起,每天出操我都要向那棵树、那只风筝望上两眼。那是一只红色的风筝,万绿丛中一点红,即便在盛夏,葱茏繁茂的枝叶遮挡之下,它依然清晰可见。冬天,枯藤老树,昏鸦是没有的,枯枝从那一抹红色显得更加醒目。经过一段时日的风吹日晒,色彩终于黯下去、黯下去,也有点破损了……

前段时间,同学群分享了一段视频,是母校校园的旧日风景,那棵杨树也入了镜。春天里,杨树四处飘飞,好似雪花纷纷。轻盈的“雪花”却又似掷地有声。让我困惑的是,在校五年,五轮春夏秋冬,几乎天天要去操场跑一趟的,竟不曾看到过这番景致。无法看清视频中杨树树冠的全貌,毕业已有十年,那只风筝,应该不在那里了吧?肯定不在了,毕竟已经过去十年!后来有一天,有事去海门,特意走去即将拆除的校园看上最后一眼。经过操场,竟意外发现那棵杨树上挂着一只风筝,虽然破损不堪,却还能辨出黯淡的红色!十多年了,还可能是从前那只风筝么?我总愿意自作多情地想着,是的,一定还是它,昼夜不飞去,经年守故林!

《红楼梦》第七十回,写到初春时节,众姐妹在大观园重建诗社,吟诗作对,鶯飞莺舞。“桃花帘外东风软,桃花帘内晨妆懒。帘外桃花帘内人,人与桃花隔不远。”因了林黛玉这首《桃花行》,快人快语的史湘云提议将海棠诗社更名为桃花诗社。想必那日天气晴好,有人放风筝,而且是一只齐整的大蝴蝶,不小心一头栽落下来,惊着了正在舞文弄墨的一群姊妹花。这倒将她们的兴致从诗词上引开,各自取来风筝。宝琴的蝙蝠,探春的风凰,赖大娘送来的大鱼,林大娘送来的美人……俨然是一场风筝集会。

这部古典小说涉猎广泛,堪称清代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。曹雪芹也真是有情有趣的公子哥,什么都要玩一玩,并且是认真地玩。很多人只知这部“披阅十载,增删五次”的皇皇巨著,却未闻他还编著了一本《南鹞北鸢考工志》,详尽描写风筝分类、特点、图谱以及制作工艺。当时曹雪芹的“曹氏风筝”,被誉为京城风筝四大流派之一。关于曹雪芹其人,大抵可以说,不会放风筝的警署不是好作家!理论来自实践,曹公可是放风筝的好手。据说在一次放风筝活动结束后,他的朋友以此题材作了篇文章,文中对曹公放风筝的技能与神采有一段描述:“观其御风施放之奇,心手相应,变化万千;风鸾听命乎百仞之上,游丝挥运于方寸之间;壁上观者,心为物役,乍惊乍喜,纯然童子之心,忘情忧乐,不复知老之将至矣。”读来真是倍感亲切。因为有一年春天,我在南京玄武湖边,也曾作为一名乍惊乍喜的壁上观者,观一牛人如曹公御风施放大风筝。只是,曹公友人的最后一句——“忘情忧乐,不复知老之将至矣”,实在得近乎狡黠。既会制风筝又会放风筝的曹公,对金石字画颇有研究,诗词歌赋更是不会落下。他借探春之手,写一首风筝诗:“阶下儿童仰面时,清明妆点最堪宜。游丝一断浑无力,莫向东方怨别离。”借此暗喻探春于清明时节远嫁他乡的宿命。木心评说得有意思——《红楼梦》中的诗,如水草,取出水,即不好;放在水中,好看。

扯远了,回转到大观园放风筝的那天。李纨建议林妹妹多放些,借此把身上晦气和病根儿放掉才好。林妹妹笑着说道:“这一放虽有趣,只是不忍。”读到这里,心头微微一震。是风筝呀,有什么不忍的呢?多情也好,慈悲也好,对于林妹妹这份“不忍”,我是能心领的,因而对她倍感怜爱。同时想起很久以前听过一首歌,歌名恰是《风筝》,其中有两句歌词,倒像是无言的风筝对林妹妹深情的吟唱:“因为我知道,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,所以我将线交你手中,却也不敢飞得太远。”